

# 法国画家苏珊娜·瓦拉东：成为她自己

□李琦



苏珊娜·瓦拉东

当我们谈论法国19世纪和20世纪画家的时候，我们总会提到这几个名字：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爱德华·马奈(Édouard Manet)，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古斯塔夫·卡耶博特(Gustave Caillebotte)，无一例外他们都是男性，可是我想介绍一位那个时期同样优秀的法国女性画家，她叫做苏珊娜·瓦拉东(Suzanne Valadon)。你可能因为莫里斯·郁特里罗(Maurice Utrillo)而听说过她，以描绘蒙特马特景色而闻名的郁特里罗是瓦拉东的儿子，作为一名印象派风景画家，他曾一度家喻户晓，名声远远超过母亲；又或者，你知道瓦拉东是因为她被视作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和亨利·德·图卢兹-劳特雷克(Henri de Toulouse-Lautrec)等大画家的缪斯。然而，在我看来，苏珊娜·瓦拉东首先是她自己，不是谁的母亲，也不是谁的情人。2023年4月15日至9月11日，法国梅兹蓬皮杜艺术中心举办了一场画家个人回顾展《苏珊娜·瓦拉东——她自己的世界》(Suzanne Valadon, Un monde à soi)，这个展览随后还会前往法国南特美术馆和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国家艺术博物馆进行展出。上一次瓦拉东的个人回顾展则要追溯到60年前左右，即1967年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

## 画家的缪斯女神

1865年9月23日，苏珊娜·瓦拉东出生于法国中部上维埃纳省加尔唐普河畔贝西讷。她原名叫玛丽-克莱曼蒂娜·瓦拉东(Marie-Clémentine Valadon)，改名原因后面会作介绍。她出生于贫困的工人阶层，母亲玛德莱娜(Madeleine)是一名洗衣女工，未婚先孕生下瓦拉东，其父下落不明。彼时巴黎比外省更容易找到工作，于是5岁的瓦拉东便跟随母亲来到蒙特马特。瓦拉东只接受过短暂的教育，12岁起便开始外出谋生，她做过工人、招待，后来进了马戏团。1880年，15岁的瓦拉东因摔伤不得不放弃在马戏团的工作。因为长相别致，她开始为一些画家担任模特，其中包括皮埃尔·皮维·德·夏凡纳(Pierre Puvis de Chavannes)，雷诺阿，图卢兹-劳特雷克。瓦拉东担任模特期间给自己取名为“玛丽亚”，图卢兹-劳特雷克为她画过肖像画《胖玛丽亚·蒙特马特的维纳斯》(1884)。有一次，图卢

祖母和孙子  
瓦拉东作

兹-劳特雷克和她开玩笑说：“你总是给老头儿做裸体模特，你应该叫做‘苏珊娜’。”(这一名称来源可以追溯到《圣经》中“苏珊娜和长老”的故事)这段经历让瓦拉东有大量的时间观察画家们作画的过程，得以在第一时间欣赏手稿，为她日后亲自拿起画笔奠定了基础。

在两位画家笔下，画作中的瓦拉东展现了不同的形象特征，图卢兹-劳特雷克在画作《喝酒的人，或宿醉》(1889)中呈现了一位宿醉的女性形象，女子侧脸面向观众，带着些许阴沉的神情；在雷诺阿的画作《城市之舞》(1883)和《布吉瓦尔舞蹈》(1883)中，瓦拉东的脸型更加圆润，姿态更加优雅。1894年，瓦拉东认识了德加，尽管德加一向被人视作有严重的厌女情结，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却一直支持瓦拉东，德加发现瓦拉东的绘画才能时就说出了这句话：“你是我们中的一员。”他用他自己的印刷机教瓦拉东凹版雕刻，并且成为瓦拉东作品最重要的收藏家之一。

## 奇怪的“可怕三人组”

1883年，18岁的瓦拉东生下一子，取名莫里斯，尽管所谓的父亲米格尔·郁特里罗(Miguel Utrillo)和儿子是否真正存在血缘关系尚无法确定，但是他同意了让孩子冠以他的姓氏，即莫里斯·郁特里罗(Maurice Utrillo)。1893年，瓦拉东和作曲家埃里克·萨蒂(Erik Satie)有过短暂的恋爱关系，其间萨蒂亲昵地称呼瓦拉东为“Biqui”，瓦拉东为萨蒂绘制肖像画，这也是她早期创作的肖像画作品之一。然而仅仅6个月后，瓦拉东离开了萨蒂，这一度让萨蒂陷入崩溃，他为瓦拉东谱写了

钢琴曲《烦恼》(Vexations)，这首乐曲的独特之处在于，尽管弹奏时长仅有1分多钟，但是它需要连续重复840次，因而也被称作“历史上最长的钢琴曲”。1895年前后，瓦拉东与银行家保罗·穆西(Paul Mousis)结婚，婚后专心从事绘画。

1909年，44岁的瓦拉东结识了儿子的朋友，年仅23岁的电工安德烈·乌特(André Utter)，1911年，瓦拉东、乌特、郁特里罗和玛德莱娜四人搬到蒙特马特科托路12号(12 rue Cortot)一起生活。1913年，瓦拉东与丈夫穆西离婚，次年与乌特结婚。名义上乌特是郁特里罗的“继父”，然而他的年龄比郁特里罗还要小3岁，如此奇怪的家庭组合让郁特里罗一度陷入绝望。他年轻时就酗酒，是蒙特马特地区有名的酒鬼，为了帮助儿子远离酒精，瓦拉东让他学习作画，没有想到的是，尽管郁特里罗从未受过正规的绘画教学，但是他笔下的风景画赢得了当时艺术圈的认可。至于安德烈·乌特，也是瓦拉东将他领入绘画艺术的大门，他主要创作肖像画、静物画和风景画，而乌特也多次出现在瓦拉东的绘画中。1909年，瓦拉东的作品《夏天，又称亚当和夏娃》(Été, dit aussi "Adam et Eve")引发强烈反响，主要是因为这是艺术史上第一幅女性画家描绘男性裸体的作品，画作中瓦拉东与丈夫乌特并肩而立。几年后，为了能够让这幅画在1920年的沙龙上展出，瓦拉东又为裸体男人添

布吉瓦尔舞蹈(女模特为瓦拉东)  
雷诺阿作

了几笔无花果叶，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画作版本。瓦拉东另一幅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代表作品《铸网》(1914)也是以乌特为原型，分别从背面、侧面和正面将人物动作予以分解。

## “纯真的野性”

1894年，瓦拉东成为第一位加入法国美术协会(Société Nationale des Beaux-Arts)的女性画家。1911年，瓦拉东在一家画廊举办了首场个人展览。1920年，她成为秋季沙龙的成员，1933年，她参加现代女性艺术家展览。特别提及的是，1924年，瓦拉东与伯恩海姆-约恩画廊签约，同年，卢森堡美术馆收藏了她的作品《蓝色房间》(1923)，这也意味着瓦拉东的绘画得到了官方认可。画作中的女性一脸慵懒，穿着宽松的衣物，形象完全打破了传统规范。1937年，国家买下她的代表作《夏天，又称亚当和夏娃》《铸网》《祖母和孙子》等作品，后收藏于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直到去世，瓦拉东共绘制了500幅作品。陈丹青在《局部》里这样评价瓦拉东，称她的作品有一股“纯真的野性”。

与另一位出身于资产阶级的法国女性画家贝尔特·莫里索(Berthe Morisot)不同，苏珊娜·瓦拉东从未受过专业的美术学习。不过她在卢浮宫观摩过新古典主义大师的作品，因而她的创作受到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Jean-Auguste-Dominique Ingres)和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的影响。1889年，她在世界博览会期间欣赏了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的画作，在1907年秋季沙龙组织的塞尚个人回顾展中汲取灵感。瓦拉东博取众家之长，在此基础上做出超越，形成了她独特的个人风格。1938年，她在弥留之际对艺术史家弗朗西斯·卡尔科(Francis Carco)推心置腹地说道：“我完成了作品，我从作品中获得的唯一的满足感源自于我从来没有背叛或者放弃我所坚信的东西。”对传统逻辑的蔑视使得瓦拉东的艺术生涯变得独一无二。1938年，瓦拉东去世，葬于圣旺公墓。包括乔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巴勃罗·毕加索(Pablo Picasso)等在内的知名画家都参加了她的葬礼。

瓦拉东曾经居住过的科托路12号如今已经成为蒙特马特博物馆，馆内二楼有一个展厅依然保留着她当年画室的面貌，入口处的花园有一间很小的放映厅，每天轮番播放一个10分钟短片介绍蒙特马特的历史，也是以瓦拉东的口吻叙述的。不仅如此，从蒙特马特山脚登上圣心大教堂的缆车站被命名为苏珊娜·瓦拉东广场。巴黎的这些坐标告诉我们，瓦拉东没有被遗忘。蒙特马特是我很喜欢的巴黎街区之一，我常常到这一带闲逛。今年夏天我去蒙特马特博物馆看了新展《女性超现实主义?》，其中展示了50多位女性艺术家的作品，然而惭愧的是，很多名字我都没有听说过。入口处的工作人员给每位参观者发了一张卡片，卡片上宣传的就是梅兹蓬皮杜艺术中心的苏珊娜·瓦拉东回顾展，于是我决定去看一看。说回到展览的题目“她自己的世界”，其实是化用了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经典作品《一间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 1929)，法语译名是“Une chambre à soi”，与展览的标题遥相呼应。女性要拥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要拥有一个自己的世界，要成为她自己。

(作者系法语译者，毕业于南京大学法语系，暂居巴黎)

美国生物学家童文菲《怎样理解一只鸟》：

## 当观鸟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华明明

紫翅椋鸟颜值很高，色彩斑斓，绿紫相间，这种鸟，是被一位爱好莎士比亚戏剧的人，从英国引进北美的。在《亨利四世》中，威廉·莎士比亚曾歌颂过这种鸟的巧舌如簧，它是外语学习专家，能用多种人类语言说“我爱你”，也能吟诵简单的诗句。音乐家莫扎特也饲养过一只紫翅椋鸟，这只被呢称“小丑”的鸟儿死后，忧郁敏感又温柔善良的莫扎特，还专门为它写了一首挽歌悼念它。紫翅椋鸟引入北美后，经过130年的繁衍，已成为数量庞大的物种，它性喜凉爽，不习惯又闷又湿的气候，在气候变暖的大环境下，紫翅椋鸟夏天不得不迁徙到阿拉斯加生活。因为这种鸟儿颇通人性，因此，它被植入跟踪芯片，成为生物学家钟爱的研究对象。

人类和鸟类，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的互相认同和相互理解，是本书提出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鸟类的进化与繁衍，引导人类离开钢筋水泥森林，伸出感知的触角，来触摸周围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以紫翅椋鸟为例，无论是出门觅食、用声音交流，还是求偶、抚养雏鸟，参与鸟群之间的高度协同，我们都可以看到，它都拥有类似人类的智慧。比如，在面临较高的环境风险时，雌鸟可能对雏鸟进行“编程”：它通过提高巢巢中的应激激素水平，孵化出飞行肌肉更发达的雏鸟，从而令它们成功地躲避捕食者。

不时地，我在本书中看到人类活动对鸟类的影响。有时，人类的影响是正面的，鸟类在城市翻找到高热量食物后，它们头脑中有关发明创造的智慧似乎得到了激发。例如，日本的乌鸦会把自己打不开的坚果放在十字路口，利用来往的车辆碾碎硬壳，并且在行人过马路的时候从容进食。青鸟雀最喜欢吃瓶装奶顶部凝结的奶皮，它们赶在主人开门取奶之前，蹦跳上台阶，揭开玻璃瓶上的锡箔纸，把顶部凝结的奶皮吃掉。悉尼的葵花鸚鵡会打开垃圾箱，找寻自己爱吃的食物。在视频网站上，一只名叫“雪球”的葵花鸚鵡是大网红，它甚至能衔起树棍，跟上流行音乐的节拍，激情四射地演奏，让它的人类粉丝大吃一惊。野生的雄性棕树凤头鸚鵡吃过坚果后，会将树枝和种荚改造成乐器，在中空的树干上敲击，以吸引配偶。而且，每只雄鸟都有其独特的音乐风格，有的鸟敲出“打击乐”的水平，听上去甚至掌握了著名鼓手林戈·斯塔尔的精髓。

当然，人类活动对鸟儿的生存也并非完全是正向的影响。来自公路和油田的噪声污染扰乱了艾草松鸡的求

偶活动，导致这一物种濒临灭绝。

一种叫鸚的鸟儿特别喜欢收集人工合成的捆包线，也就是牧场主们用来捆扎干草的绳子。鸚用喙将绳子打结，将它们的大型鸟巢绑在一起。这当然可以抵御大风的摇撼，但一不小心，成鸟和雏鸟都可能被打结的绳子勒死。因此，生物学家和牧场主们不得不尽量回收散落在田野里的捆包线，修剪鸚的鸟巢，防止缠绕及窒息悲剧再次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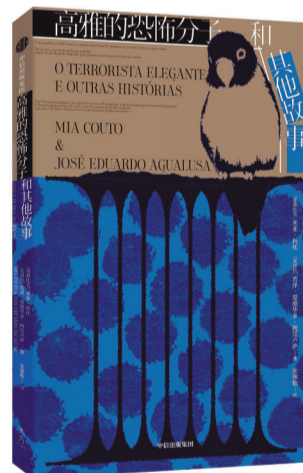
60年代中期，DDT是一种流行的杀虫剂，它对鸟类生存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它主要破坏了白头海雕和游隼等猛禽在蛋壳中沉积钙的能力，导致许多鸟卵几乎一碰就碎。雷切尔·卡森对此痛心疾首，她不断呼吁，终于使DDT在1972年被禁用。而今，南美洲与东南亚的热带雨林大量消失，人们也意识到，过去几十年十分短视地大肆砍伐原始森林，种植油棕榈或咖啡，这些大面积的单一种植，也损害了鸟类的多样性。

人类活动带来的光污染，还有摩天大厦的玻璃幕墙，对鸟类都十分不友好。几个世纪以来，首先是海上的灯塔吸引了无数迁徙的鸣禽，扰乱了它们头脑中的迁徙线路图，从而迷失方向。接着，高层建筑内的灯光也误导鸟类，导致它们与玻璃发生强烈的碰撞。光是在北美，每年就有约6亿只鸟因撞向摩天大楼而死亡。为了缓解这一状况，人类开始使用带有微小图案的玻璃。于是，我们可以在摩天大楼的玻璃上看到微小的白色圆点图案，使用鸟落地的高速列车上也采用了这种车窗玻璃，它们并非多此一举——因为鸟看得见这类图案，可减少九成撞鸟意外。

《怎样理解一只鸟》这本书，作者在很多场景下化身为一只鸟，讲述它的一路旅程，糅合了众多的喜怒哀乐，解释了鸟类行为的合理性，引导我们理解鸟类很多看似不可思议的行为。童文菲的文字活泼生动，穿插着奇闻逸事和亲身经历，将经典的案例和最新的研究结合在一起，绘制出一幅引人入胜的精彩画卷，加深了我们对鸟类行为多样性和丰富性的认识。是的，唯有人类放下傲慢，尝试以一只鸟的角度去理解它的生存压力，才能从少开车、不乱扔垃圾、减少光污染以及将捆包线悉数收藏这样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仍能看到“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的生动景象。

## 书讯

《高雅的恐怖分子和其他故事》，米亚·科托·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著，中信出版社，2023年10月



说起当代的非洲葡语写作，有两个引人注目的名字：米亚·科托和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高雅的恐怖分子和其他故事》是这两位作家在共同写作上的一次探索。他们的合作不是偶然，也不只是因为两人相同的写作语言，他们在经历、困惑和愿望方面都有深刻的相通之处。

他们都有欧洲血统，却同非洲紧密相连。生于莫桑比克的米亚·科托说自己是“非洲的白人，不履行宗教义务的无神论者，写散文的诗人，拥有女人名字的男人，在科学上没什么把握的科学家，口传土地上的作家”。而阿瓜卢萨说自己是“旅途中的安哥拉人，几乎没有种族”。书中第四部分葡萄牙《公众报》的采访中，说“他们是边界上的生物”，“他们是多年的好友，似乎能保持一辈子的友谊”。他们分别生于1955年和1960年，童年时期就经历过战火，见证过殖民统治的不公，青年时期参与过激进政治，做过记者，而后专注于写作。从访谈中可见，这些经历对他们的写作有很深的影响，或许也正是因此，他们在本书中的合作从剧场开始。

和其他文学类别相比，剧本常常和现实有更直接的关联，因为剧本为舞台所写，而舞台要直面观众。本书由三篇故事和一篇访谈构成，故事是根据两位作者在不同时期共同创作的剧本片段改编的，分别在葡萄牙两家剧院的邀请下创作，因此故事读来有比较强烈的舞台感，书中人物的话仿佛是离我们不远处的聚光灯下说出，时而带有荒诞的幽默感。三篇故事中的人物好像遗失了身份，在各自的罗生门里生存。

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授奖辞这样说：“有的评论家称科托为‘走私作者’，他像某种词语的罗宾汉，将意义偷出，向每一种语言开放，让两个显然分隔的世界交流。”国际都柏林文学奖这样说：“在阿瓜卢萨的蜂巢中，没有一个生命是孤立的，他让读者相信，我们与这个世界紧紧相连。”从这两个评价里可见两位作家的相通之处，他们生活在充满隔阂的社会里，他们用写作创造理解。这是一次愉快的合作，他们说，一起写作时会“大笑，开玩笑，打赌说文学创作肯定不总是带着深深孤独感的行为”。(刘玄)

《高雅的恐怖分子和其他故事》：他们用写作创造理解



《怎样理解一只鸟》，童文菲著，译文出版社，2023年8月

这几年，观鸟成为与City Walk一样热门的休闲活动。观鸟人配备长枪短炮，穿着迷彩冲锋衣，头上戴着插满野草与野花的柳条帽，把自己伪装成一小块浮动的草地，为的只是近距离看到鸟儿觅食、筑巢、欢歌、孵化的场景，目睹亲鸟对雏鸟的投喂，观赏鸟类像人类一样的独居或群聚生活。

为了观鸟，人们步入落叶沙沙的森林，徒步在覆盖着白色霜花的草原与丘陵，穿行在盐鹜变红的湿地，鸟类的鸣叫，鸟羽斑斓的色彩，雌鸟与雄鸟之间让人眼花缭乱的求偶舞蹈，都会在观鸟人心中引发孩童般的雀跃，与诗人般的无边想象，此时此刻，观鸟人放下了世俗生活中的种种挣扎与忧虑，终于和鸟一样，变成了旷野中的赤子。

美国生物学家童文菲，也是一位从12岁就开始观鸟的沉迷人物。她所写作的科普读物《怎样理解一只鸟》，最近由译林出版社引进出版。作者非常聪明地赋予了本书迷人又精巧的写作架构，她仿佛吐出了无穷无尽的丝线，将自己掌握的博物学与生态保护学的知识，与鸟类摄影作品、科学图例、友人的水彩画，以及对自然生境的描摹等，以同心圆的方式紧密又巧妙地编织在一起，栩栩如生地绘制出鸟类私生活的丰富图景。整本书的结构丰富又巧妙，恰似一只巧扇尾鹭以唾液丝线，将草与树叶粘在一起，粘成了一只摇晃在阳光与阴影间的“伪装性鸟巢”。

童文菲写了上百种鸟儿的生活故事，并发掘了某些鸟儿与文学艺术及科学研究的深刻关系。例如，一种叫